

## 小說連載

## 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## 第四章

到了洛陽，新婚夫妻見面，自有一番滋味，但最高興的還是見明，因為他得到了卓九的承諾，將來要「重」用他。

「謝謝九叔，謝謝九叔！」見明笑得合不攏嘴。

「我也要謝謝你，護送國琳來洛陽！」

「這是應該的！」

「不過——」卓九對見明說清楚：「現在我還

沒有歸建，也不好安排你，張旅長從長沙來信，叫我趕緊到長沙——」

「張旅長？」琳珍問：「那個張旅長？」

其實，她並不在乎誰是張旅長，她只是下意識的問一下。

卓九覺得有必要讓琳珍了解他的一些過去，他知道琳珍對作戰經過是沒有興趣的，所以頂多數語帶過，但他忍不住詳述了他民國二十三年秋冬之際，跟隨張靈甫出生入死的那段作戰過程，他對張的沉著、勇敢、正義以及那份軍人本色的凜然之氣，由衷欽佩。

「他現在是五十一師一五三團旅長，兵駐長沙。來電叫我到長沙會他，所以，見明你先回棗陽，等我有了頭緒，你再來找我！」

「我聽九叔的。」見明畢恭畢敬回答。

「你還有錢嗎？」

「還有一點！」他沒說實話。

「我再給你三十，省點用！」

琳珍把公公給她的大洋，除了給張嬪，小佑、

狗女之外，全給了見明。她弄不清由棗陽來洛陽，一共花費多少。她也沒問見明是不夠，還是有剩，她只是把錢給了他，相信見明把事都辦好，她不是很平安地來到洛陽見到卓九嗎？現在卓九又給了三十，她也沒意見，見明需要錢嘛！

其實，見明沒花多少，除了必需的車錢、飯錢、旅館錢外，他等於發了一筆小財。他是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大洋。

他知道自己作對了——跟著卓九，會有「錢」途。

他先回棗陽等消息。

由洛陽到長沙只有公路可走，正好部隊唐隊長欲往長沙，因此卓九請求搭個便車，由洛陽先到湖北的老河口。

按規定老百姓是不可坐軍車的，琳珍雖有個軍人老公，也不能坐，卓九就把自己的軍大衣給琳珍穿上，坐在前座，倒像一個女兵。琳真從沒穿過軍大衣，穿起來滿可笑的，但在冷天倒是挺保暖的。

到了老河口，再換另一輛車車到湖南的常德。

一路，琳珍像個鄉巴老，什麼都感到新鮮。一個十九歲的大姑娘，由魚米之鄉的岳陽，到了北方的古都洛陽，看到了古物圍城，也嚐過北方食品，又到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樣的棗陽，她實在並不喜歡這些地方，但她也不會哀怨感歎，知道軍人之妻，先生在那，太太就得在那。

好不容易到了長沙，琳珍突地有些激動起來，是不是離家鄉近了一點？還是她覺得已到了湖南，她可以好好吃米飯了？

卓九先把住宿安排好。他要帶琳珍去拜訪他最欽佩的長官。

十一底的天氣已很冷，琳珍不是沒有冬衣，但都是普通的棉襖、布料旗袍。她爲了怕髒，還在外面穿件既大又鬆的布罩袍，更顯得有些寒酸、土氣。

「給你買件衣服，咱們去見張旅長！」卓九說。

「這衣服不是很好麼？」

「只能在家理穿穿！」

「好吧！」琳珍無所謂，她也不知該買什麼樣的衣飾。

卓九還滿有眼光的。替琳珍選了一件黑底小紅花的旗袍，還買了一件棗紅色長大衣，穿在身上琳珍很有喜氣，讓她立刻變了樣，卓九覺得鞋子也要換。

「要換雙繡花鞋！」

「這雙鞋還是新的！」琳珍看看腳上的布鞋說。

「不配衣服！」

琳珍不說什麼了，買就買吧！

她天生秀氣、含蓄、很有古典美，經過這一打扮，更是神韻有致。

第二天，卓九帶著琳珍拜見了張靈甫旅長。

一別三年，兩人相見，特感歡欣。張旅長惜才、卓九是敬才，正是英雄惜英雄，說不完的豪情往事。張旅長第一次見琳珍，印象很好，忍不住對卓九說：「怪不得卓九弟一直不肯結婚，原來是

要找一位湘女！所謂湘女多情，琳珍妹真是有情了！」

幾句話得琳珍紅了臉，更顯得柔美見憐了。

寒暄過後，回到正事。

「我已安排好面見佐公的時間！」張旅長說：「現在我們好好聊聊！」

張旅長請出了他的太太，年輕美貌的王麗玲。國琳已夠恬美雅致，王麗玲更是嫵媚動人，一身淺藍底梅花交錯的旗袍，跟高大英俊的張旅長坐在一起，真是英雄美人，登配至極。

說起張旅長的這位如花夫人，有段浪漫的故事。

原來王麗玲並非張旅長的原配。故事發展是這樣的：

張靈甫那時是第一軍某營營長、卓九是連長、盧醒是上士文書。

張的第一任太太，心窄善忌，動不動會為先生多看別個女人一眼，就大動肝火。張為維繫夫妻感情，盡量容忍。

這一次，張太太在他批公文的時候，在他面前，沒頭沒腦地蹦出一句：「我警告你，你再跟那個不要臉的死女人在一起，我就要你好看！」

張沒理他。

「說話呀！是啞吧？」

繼續看公文，還是沒理太太。

「你是怎麼啦，」女人一把搶過公文，聲色具厲大喊：「你裝什麼傻？」

「公文還來！」他坐在椅上，大聲說！

「你要公文是不是？」張太太像發瘋似的把公文撕個粉碎，拋向空中。

張被激怒了，他順手打開右邊抽屜，拿出一把手槍，對著太太比劃：「我斃了妳！」

「來呀！來呀！」張太不但不往後退，反而往前逼：「不開槍就是狗雄！」

砰！一顆子彈正中對方的胸膛。

他的第一任太太就這樣死了。

想不到打死了自己的老婆。他立刻向軍長胡

宗南自求處分。胡是愛才的人，非常了解張靈普是個英勇正直盡忠的好軍人。

他當機立斷對張說：「立刻離開第一軍！這理我來處理！」

就這樣，張靈普離開了第一軍，與卓九分別。

後來張又跟一位縣長的女兒結婚，這一段，卓九不太清楚，是張後來到七十四軍五十一師以後的事。

至於王麗玲，是張調到長沙之後認識的。

現在，面對這麼漂亮的軍長夫人，卓九不免好奇，想一探緣由。

王麗玲甜甜地，對坐在一旁的卓九夫婦，有很好的印象。她操著一口長沙口音，拉著琳珍的手問：「妹妹那兒人？」

「岳陽！」

「好地方，洞庭湖邊！」

「我就是洞庭湖邊的岳陽女中讀書的，可惜沒有畢業！」琳珍說實話！

「我畢業了，有什麼用？還不是只是個軍人太太！」話中是有些抱怨，但語氣是平和、溫順的。

「哈！哈！」張靈甫難得輕鬆：「我就說說我怎麼跟麗琳的經過吧！」

琳珍很喜歡聽這些故事，巴不得趕快知道。

張喝口水，望望漂亮的太太，看沒有反對的意思，就開口了。

「第一次看到麗玲是，在她放學走出校門回家。我從沒有遇到令我心動的女孩，我決定要這個女孩。」

於是，我第二天就派人調查。很快地就查清了一切。她家世好、人品好，就要高中畢業。

可是我知道，想要娶她做太太，沒有那麼容易。年齡、軍人身份都不是問題，問題我是個有太太的人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琳珍忍不住問。

「跟太太離婚！」

「離婚？」琳珍眼睛瞪得好大。

「我很感謝前妻，當我把情況說明後，她一句

話都沒說，成全了我！」

「她答應了？」琳珍問。

「很痛快地答應了。第三天，她收拾好衣物，帶著我給她的100塊大洋，回陝西了！」

琳珍雖不是第一次聽過離婚這個名詞，但從沒遇過離婚的人。

她想，如果是她，她是不會把丈夫隨便讓給另一個女人的。

張靈甫一開始就要卓九擔任重務，因為他知道卓九是個沉著、冷靜、勇敢的軍人。

「我們明天就去看軍長，我都安排好了！」張靈甫拍拍卓九的肩膀。

「謝謝旅長！」

兩人晉見師長佐公後不久，三零五團第一營胡景瓊營長調升該團中校副團長，卓九則接任中校營長，並特頒一百元獎金，以示鼓勵慰勉。

卓九找到一處民房，安頓琳珍住下，並派上兵

劉中信處理事物。中信，十八歲，陝西人，長得很可愛，人也老實，雖然不太會做菜，但照顧不講求的琳珍，倒是綽綽有餘。

琳珍在長沙過了一個溫馨的年，也是第一次跟卓九共組小家庭的農曆年。

她跟劉中信到市場買了臘肉、一隻雞、一個豬蹄膀、一些青菜，由中信掌廚，弄了一桌年菜。

琳珍雖然沒有動手作菜，但畢竟是她第一次離家跟自己先生過年，不由得欣喜不已。

平靜的日子沒有過多久，卓九接到命令，要出征作戰了。因為日軍一〇六團有進犯高安的企圖。

卓九對琳珍有些歉意，但又說不清什麼。心想，軍人前線作戰是本職，女人嫁給軍人就應有隨時失去丈夫的心理準備。換另一層面來說，不能讓妻子安心，也是丈夫的最深的歉疚。

他不會巧言甜語。

只是不經意地問琳珍：「我不久要上戰場了。以前沒結婚，沒有心理負擔，如今結了婚，就會想到妳——」

「想我幹什麼？」琳珍雖然懂得卓九說這話的意思，但依然莫名其妙地問了這一句。

卓九望著這個小女人，不知該說些什麼，只好笑笑：「不說這些了！」

不說這些，說什麼呢？

兩人什麼也沒說。

卓九所屬五十一師，憑著出生入死的精神，收復高安、祥觀等地。官兵全力死守的犧牲精神，卓九本人奮勇的突出表現，使他不久後，就升調為三〇六團中校副團長，團長是卓九患亂之交，原來是他下屬的盧醒。關於這一點，卓九並不會心存芥蒂。

不過，其中為策應我部隊并牽制消耗敵人戰術，各戰區發動攻勢的南昌之役，受到慘重的挫折。

接著整編部隊，經過一段短暫的集訓，從班、排；攻、防；追、退之戰鬥教練開始，及至劈刺、手榴彈之投擲，均有嚴格的訓練。

不久，日軍準備發動進攻贛南地區。不但欲先

行秘密向贛西移動，同時啓動贛南之部隊，向湖北移進。再加上長江的日艦，也向岳陽集中，企圖大規模會攻長沙。（即第一次長沙會戰）

在這之前，國琳跟著其他眷屬到了桂林，住在鄉下一個叫齊陽的地方。

找住處是一件麻煩的事，一般老百姓多半沒有餘屋出租，就算有屋，也很破舊，連家具都沒有。琳珍跟幾位眷屬同住一間大房，各在一處簡單地鋪好一張床。以磚頭推成四張腿，一張門板做桌面，就是大家的飯桌。

跟琳珍住在一起的有五位，都是同一團部的官長眷屬，年齡都不大，大家同身在戰亂中，懂得互相照顧自然感情融洽，形同姐妹。琳珍雖不是最小的一位，但她看來就有種猶我見憐的味道，大家都會主動地幫她。

連長太太個子高，年紀也稍長，大家喊她為大姐，這位大姐很和氣、熱情，也最愛助人。她建議大家合起來吃飯，每家每天放一個銅板到竹筒裡，叫一位勤務兵拿去買菜、一位切洗、一位掌廚、一

位洗碗、一位打掃。

太太們都很贊成，勤務兵們也樂得分工合作。

團長太太年紀比大姐小半歲，是二姐，接下來是團副太太，琳珍老四，大家喊她四妹，另一位連長太太最小，自是小妹。

五位太太成天沒事，多半做做衣服、打打毛衣，有時學當地的婦女紡紗，紗紡好後曬乾，就可以製成布。

當然，他們也會聊到軍人先生，但談來談去，不外乎擔心丈夫的安危、希望丈夫平安無恙、戰爭趕快結束。她們對軍中事不了解，甚至丈夫到底在那裡，都不太清楚。

琳珍當然天天為在前線作戰的先生擔心，但她也明白，擔心只有使自己過得更不好受，她相信好人，應該會被保佑的。是觀世音菩薩？老天爺？她不知道。

說老實話，琳珍，應該說所有的眷屬都包掛在內，都搞不清為何要跟著部隊跑？先生在前方作戰，眷屬（太太、孩子）就跟著後方移動。是因為

怕夫妻失散？是怕軍人先生擔心妻兒離得太遠？是爲了彌補夫妻的分離，讓丈夫專心作戰？還是理所當然要跟著先生？

爲什麼不讓眷屬安置在一個離戰區比較遠的地方？免於一再顛波勞累受苦，身處危險？

琳珍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，任何人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。她們只知道丈夫前線作戰，妻兒們就聽命令跟著在後方移防。

琳珍來此地，劉中信當然得緊身相陪著，他的任務就是保護、照顧琳珍。

誰知道，到齊陽剛找到住宿地，還沒打點好床舖，劉中信被跟著來的憲兵，搜出口袋裡帶有七、八顆子彈殼，還有兩顆射發的實彈，當場就要扣留他，要送往營部。

「我只是好玩，帶這些子彈跟彈殼，只是好玩，沒別的意思！」中信哭喪著臉極力辯白。

「一切照規定辦！」憲兵板著面孔說。

「太太！」中信對琳珍哀求：「快報告營長救我！」

琳珍嚇壞了，不知怎麼辦？眾姊妹七嘴八舌，對憲兵說了不少好話，也無法讓劉中信不被帶走。

身爲二姐的團長太太對琳珍說：「快打電話給你先生。」

「可是鄉下沒電話呀！」琳珍皺眉頭。

「就算打電話，有用嗎？」三姐問。

還是大姐的話，讓大家暫時安心：「劉中信沒犯大錯，沒事的！我們還有好幾個侍衛。先把東西整理好，再想辦法！」

琳珍第二天忍不住，寫了一封信給卓九。這是她第一次寫信給卓九，信這樣寫的：

卓九：

我等已到桂林不遠處的齊陽住下，但發生一件事，劉中信因為好玩，帶了幾顆子彈，被憲兵抓走了。對方不肯放人，我們沒辦法，你能到團部疏通一下嗎？

不知道你能否收到此信，我還是寫了

我一切均安！祝

平安

琳珍上



這是琳珍生平寫的第一封信，花了一點時間跟心力。大家都說寫得很好，因為五姊妹中，有三位都沒讀過書。

信叫侍衛送到桂林寄出，足足等了三個禮拜才有回音。是卓九打電報到桂林，再由桂林電訊局送來的，知道已在處理，劉中信想必很快就會被送回。

等劉中信送回來，已經足足關了一個月零三天。

劉中信見到琳珍，滿眼淚水對琳珍行個軍禮：

「對不起太太！謝謝太太！」

「回來就好！去洗洗臉！」

琳珍有潔癖，看不得別人髒。她待人和氣、雖然口才不很好，但也說得婉轉清晰。她從不對士兵聲色俱厲，給人難看的臉色。

贛西一帶的戰事到後期，三〇六團奉命佔領九仙湯，給予日軍慘痛打擊，不但生擒日軍，亦擄獲不少軍用品。

卓九與日軍在江西西北一帶抵死拼命之際，眷屬們又由桂林搬到江西泰和。這時琳珍已大腹便便，第一個孩子就要來到人間。劉中信不知為何，被調回部隊，不久，神出鬼沒的杜見明出現了。

琳珍的起居就由見明負責。

自琳珍知道有身孕後，她既沒有歡喜若狂，也沒有憂心煩惱。她認為女人結了婚，就應該有小孩，要不然結婚幹什麼？當然，她沒有想到應該去做產檢，或是吃些補品。在當時，沒有孕婦去醫院產檢的；住在鄉下，沒有醫院不說，也沒有人知道該去給人檢查是否懷孕或檢查胎兒有無問題。

當然，更不知道懷的是男娃仔或妹妹。

當她知道有身孕，第一次對卓九說：「我有了一！」的時候，卓九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，只輕聲地說：「有了？」。

那神態有點像電影中，男主角還一時弄不清怎麼回事似的。

琳珍指指肚子，他才如夢初醒地明白了！

「很好！」他淡淡地帶著笑容，吐了這兩個

字。

戰事稍懈，三〇六團移駐宜豐整訓。當時，盧醒團長鼻炎嚴重到影響生活起居，整訓任務暫由卓九代理。行事認真的卓九，整個心都放在軍旅，把自己的私事放在一旁，連琳珍即將來臨的孩子，也無心兼顧。

就在盧團長住進泰和醫院醫療之際，卓九總算想到：琳珍懷的是首胎，為怕生產時發生意外，特將琳珍送進泰和醫院待產。醫生認為離生產還有段日子，不必太早住院。

「我在整訓隊伍，沒有辦法照顧，她又是頭胎，無論如何幫幫忙！」卓九懇求醫生讓琳珍住院待產。

卓九將琳珍安排好之後，就全心掌理事務部部隊，進行各幹部訓練，以團為單位，然後採抽籤方式，屆時將團部隊集合一處，由集團官司令部校閱官，任選一連實施連基本動作，在指定場所，依臨時情況授命，選出演習連長。

結果情況極為良好，卓九即因而調升軍部第二

團補充團長。

此時，在醫院住了快一個月的琳珍，終於生下第一個兒子。在待產的這段日子裡，日本飛機來襲好幾次，雖然沒有在泰和投彈，但只要日本飛機一來，警報聲就響起，琳珍不得不捧著大肚子跟大夥躲進防空洞。

她除了怕日本飛機之外，更怕在躲警報時生孩子。

農曆六月十七日的凌晨兩點，琳珍開始陣痛，顧來照應的張嫂，立刻請來護士。護士小姐看了看說：「沒有那麼快生！」

琳珍忍著痛，心裡一直唸著：「日本飛機千萬別來！」

熬到上午，當太陽光灑遍整個屋子的時候，護士把琳珍送進產房。

琳珍連喊叫的力量都使不出來，只聽到護士、醫生叫她「用力」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！

「用力！用力！怎麼用啊？！」

琳珍知道要用力，但又不知該如何用力，她的

痛楚就在這種折騰。

孩子終於順利來到人世，琳珍第一個孩子是個兒子。

兒子剛出來的一霎，琳珍幾乎暈了過去，所以她根本沒看清孩子的模樣。等到護士把嬰兒抱給琳珍餵奶的時候，她才仔細地看到孩子的臉。

她無法肯定兒子像誰。

像誰並不重要。她看見孩子腿上綁的一片寫著「杜卓九之子」的布條。杜卓九之子，沒錯，杜卓九的兒子。

「也是方琳珍的兒子！」琳珍對摟在懷裡的小寶貝說。

杜見明立刻打電話給在外地整訓的卓九。

「恭喜九叔，嬸生了個兒子！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」卓九連說了三個好字之後，交代說：「對嬸說，我現在很忙不得回去！你要好好照顧你嬸！知道嗎？」

「你放心！」見明拍胸膛保證。

卓九跟他兒子首次見面，已是半個月之後了。

他仔細端詳了兒子，蹦出了三個字：「滿漂亮！」

取什麼名呢？

依家族排字輩，兒子這一輩應該是「見」字，自己這輩是「本」。但是他自己就沒依字輩取名，所以他順口說：「就叫泰生吧！」

「泰生？」琳珍問：「泰和生的？」

卓九跟琳珍的長子就這麼叫泰生了！

泰生原本吃琳珍的奶，但三個月後，琳珍的奶水不夠，只好請張嫂幫忙找人，看看有沒有奶媽。張嫂好不容易把她表妹說服，當了泰生的奶媽。

琳珍的命真好，有奶媽幫她餵兒子，張嫂做家事，見明管理內外，她除了掛念在戰場的卓九之外，似乎沒什麼讓她煩心的事了。

這時，師部移防泗溪，團部駐對口，眷屬們為求安全則住對口山中，卓九隨身副官洪雨庭太太帶著兒子大寶住在一起。洪太太年紀比琳珍大，因先生階級比卓九低，又是卓九的隨身副官，所以她無形中也成了琳珍的隨身老媽，對琳珍母子照顧有

加。她手藝巧，不但替琳珍做布鞋，也替小泰生做小布鞋。

這年農曆年，難得團部舉行一次聯歡會。卓九認為他的整訓計劃，因為目標正確、內容扎實、官兵同心，才有很好的成效。以後大家面對的是無情的戰鬥，身為保國衛民的軍人，無法知道未來的命運，如今整訓告一段落，趁農曆新年的機會，共聚一堂聯歡慶祝。

卓九特別請第三營營長黃正負責，情商江西有名的京劇團前來演出平劇。黃營長知道第七連連長王健新對藝文很內行，就全權請他辦這次聯歡會的事。

王健新首先將全連分為三組，一組在大操場的正前方搭一個舞臺，一組負責當天的警衛，一組後備。

年三十，大家高高興興提前在五點吃了頓年夜飯。琳珍第一次跟軍官們一塊過年，感覺滿新奇。

年夜飯後，大地已全黑。值星官集合，兵士們

席地而坐，只在最前方放兩排板凳，讓幾位長官跟太太們坐。

琳珍抱著兒子，坐在前排。當然，這也是她第一次觀看此類軍中聯歡會。

娛樂節目事先並沒有安排，完全隨性而為。

王建新排長擔任司儀，他首先請杜團長上來說話。卓九本來不想在這種場合說話的，但他看到琳珍抱著兒子坐在旁邊，突然心有所思，也就上了臺。

他深情的望了望坐在臺下的琳珍。然後放眼掃了一遍台下的弟兄，開口說道：「各位弟兄，今晚是咱們中國人農曆三十年夜，爲了永遠要過我們自己的年，我們要把日本鬼子打得屁滾尿流——！」

臺下的軍官跟眷屬們響起了如雷的掌聲，把他的话打斷了。

卓九揚起雙手，請大家靜下來，他繼續說：「大家流汗流血，爲的是什麼？爲的就是捍衛我們國家土地主權完整，保佑我們同胞生命財產的安

全，各位說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」下面官兵的回答聲響徹雲霄。

剛剛睡著的泰生被嚇醒了，哭了起來。見明立刻將泰生從琳珍懷裡接過，跑到一旁哄著。

「今晚，我們先放輕鬆，好好欣賞好戲！祝大家過年快樂！」

卓九剛想下台，當司儀的王排長，一個箭步走到卓九身旁，接過「麥克風」對著台下大聲說：「剛剛團長說要我們好好享受，我們先來享受團長的表演，好不好？」

話剛說完掌聲跟叫「好」聲齊鳴，連琳珍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來，除了在家鄉聽過他吹口琴外，她可是從沒聽過卓九表演過什麼才藝。

卓九跟王排長咬了下耳朵，王排長點著頭笑說：「各位，團長要表演平劇《四郎探母》中楊四郎的幾句唱腔！」

臺下再度響起一片掌聲。

卓九稍清喉嚨，開口唱：

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  
想起了當年的事好不慘然  
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 
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  
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  
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  
想當年沙灘會一場血戰  
只殺得血成河屍骨堆山

卓九剛唱完，臺下官兵跟眷屬瘋狂叫好，掌聲、叫好聲、口哨聲齊飛。琳珍盡管聽不懂卓九唱的戲詞，但也感受到唱腔的韻味。

接著，請來的劇團演出應景好戲《搖錢樹》、《遊龍戲鳳》、《小過年》有武旦戲、生旦戲、丑角戲，最後的壓軸戲是《擊鼓罵曹》。

大家都盡興而歸。

卓九跟琳珍慢慢走回住處，杜見明抱著泰生，

洪副官夫婦牽著大寶跟在後面。

一路上靜悄悄的，卓九走在琳珍前，兩人差了一步，卓九已放慢步子，但琳珍就是跟不上。

琳珍終於忍不住了，停下腳步說：「走那麼快幹什麼？」

卓九停下來等她，琳珍趕上來，問道：「你什麼時候學的戲？」

「從來沒有學過！」

「九叔唱得真好！」見明在後頭接腔！

「不要叫我九叔，」卓九說：「喊團長！」

「是！」

琳珍還問：「我從沒有聽過你唱戲！」

「妳不知道的是還多著呢！」

琳珍點點頭。她既沒有問卓九有那些她不知道的，卓九也沒有說是那些！

回到家，見明剛把泰生放到床上，泰生醒了，看到卓九，雙手亂划著，好像在向他爸爸說：「爸爸，你唱得好棒！」

琳珍看見兒子可愛的模樣，忍不住對著他說：

「泰娃仔，你爸爸很會唱戲，你長大了也要唱給爸爸聽喔！」

卓九笑起來，心想自己唱的那幾句，那裡叫唱得好呢？只是沒有荒腔走板罷了。琳珍是少見多怪。

年剛過，局勢有了新發展：南昌、九江、武寧一帶的日本鬼子，企圖以兩個師團的兵力向西進犯上高，他們分北、中、南三路進行。我軍在第一線與日軍接觸的，在北路有兩個師、中路有一個師，七十四軍主力軍，則置於上高附近。

經過兩個禮拜的纏鬥，雙方均傷亡慘重，一七一團第二營、第三營雖然訓練有素，但也傷亡慘重。卓九見情勢危急，電告第一營補充營前往支援，誰知該營張營長，原為五十七師的人，說得不好聽一點，對卓九不是那麼忠心，凡事陽奉陰違，且處事狡滑取巧，平時也就罷了，但在對敵作戰階段，自應以服從長官為己任。可當卓九兩度電告他立派兩連兵力支援二、三營，電話中他的語氣雖唯唯諾諾，表示照辦，但這邊一、二營人員損失大

半，已快撐不住了，那邊援軍卻毫無蹤影，顯而易見，張營長明顯抗命。

卓九非常生氣，當機立斷，帶著洪雨庭副官、士官陳銀秋跟王小伙等三人，在槍林彈雨中，來到第一營營地。

到了營地外，卓九命洪副官跟王小伙先進去制服張營長。

洪和王走到門口，平心靜氣，假裝無事跟張營長侍衛打著招呼：「張營長在嗎？」

「在打電話！有事嗎？」侍衛見是熟人，並無防心。

「沒事！沒事！」王小伙看見張營長背著他們在講電話。他看見桌上放的張營長手槍！

王跟洪施個眼色，幾個箭步走過去，從後用槍抵住營長的腰部：「不許動！」

張營長大驚，喊道：「幹什麼？要造反？」他也看到自己的侍衛已被洪副官制服。

「對不起了，張營長！」王小伙將張營長抵住面對房門，迎面進來的是滿面怒氣的卓九團長：

「你狗日的，違抗命令！」

「報告團長，我沒有，實在是——」

「少囉嗦，」卓九怒氣未消：「你知道戰時違抗長官的命令，該犯何罪嗎？」

「我沒有抗命呀！」張營長依然反駁。

「洪副官，你來打電話給師長，我直接報告，斃了這叛徒！」

洪副官接通了電話，交給卓九。

卓九將經過原由簡單地說明後，王、洪兩人聽到卓九這麼說：「既然軍長這麼說，我就這麼辦好了！」

卓九將電話放下，對洪副官跟王小伙說：「把張營長押到師部！」

「是！」

這時，吳鴻賓副營長正站在門口，卓九隨即對他說：「你就是營長了，現在已是晚上八點，你立刻將第一營帶到下坡橋陣地，佈署妥當，不得有誤！我判斷日軍這兩天會再做大規模攻擊！」

吳營長立即銜命而去。

卓九這一果斷行動，扭轉了上高戰役。因為日軍果然在次日拂曉，進攻下坡橋，幸有第一營在前晚完成佈署，強烈抵抗日軍的侵犯，日軍的計畫未能全盤如願。

七十四軍五十七師一七一團再次打了一次硬戰。

上高戰後，五十七師部隊駐防彬江、宜春一帶集訓，一七一團駐宜春郊東五里之厚田，并接受贛東橫峰上饒地區新兵二百餘名。

日軍早已覬覦南洋，此時佔進越南南部，做為其南進據點，同時對對各戰區加強攻勢，而且轟炸後方都市，重慶市就是最大目標。

同時，三十年秋天起，日軍起運六個軍團、兵艦二十艘、汽艇二百餘艘，配合航空兵團，總兵力約十二萬多人，由十二兵團司令官阿南維磯指揮，向長沙作第二次進犯。

在我方，亦以主力分布新牆河以南至瀏陽河、澇刀河地區，構築陣地，阻止敵人。且不時以小部隊誘敵深入，並適時向敵軍轉移攻勢，包圍敵軍而

予以殲滅。九月底，日軍向北突圍退卻，我軍以汨羅河以南、澇刀河以北分段截擊、側擊、尾擊，日軍傷亡甚大，退回鄂南，有名的第二次長沙會戰宣告結束。

一七一團在日軍南竄株州時，奉命在瀏陽河以南馬鞍山地區設伏，截擊敵人。

這日，天已暗，卓九為了解敵人情況，與前衛尖兵同行，王小伙跟李剛隨身在側。不久，發現有一縱隊日軍向南行進，卓九即派前衛第一營營長吳鴻賓，沿通株州之道側西進約三十公尺之起伏地區埋伏。

吳營長將突擊位置擺妥，輕重機關亦完成射擊準備。

這時有一日兵前來偵查，正好跟卓九相遇，雖在黑暗中，卓九依然看出對方裝備：頭上是日式鋼盔，槍上三八式較長刺刀。心裡立刻肯定為日本鬼子，乃以極低語調對王小伙說：「日本鬼子，小心。」



話剛說完，卓九使出全力，一把捏住日兵咽喉，王小伙立刻拿著刺刀刺下，該日兵立即斃命，但也引起左右日兵騷動。

卓九見自己弟兄行跡露白，乃一聲令下：「上膛！」

輕重機槍及手槍齊發，只聽得「嘟嘟——」、「乒乒——」聲響起，打得敵人手忙腳亂，死傷無數。而此一日軍行列，也因此被我從中截斷。

經半小時的安靜無聲後，日軍才向我軍砲擊。

日軍這時以全力砲擊，並以機槍掃射，迫使我軍在黑夜摸索沿山而下，副團長黃証不幸左臀部被轟掉一半，頓時血流如注，無法行動，扔忍著痛喊了兩聲「救命」，王小伙在不遠處應聲前來背著他往山下移動，直到遇到救援隊，才把黃副團長交給救護人員。此時，到處有敵我的死屍、拋棄的槍枝、受傷的我軍、被轟炸的殘洞破石一片戰爭所呈現的景象，令人心驚膽戰。卓九見何叔良扛著四支重機關槍，就命他在一處田埂架起好，由四個官兵待命。

「聽我的命令開槍射擊！」卓九對何叔良下令！

不久，成百的日軍借著另一波進擊衝下來。

「射擊！」  
卓九一聲號下。

「答！答！答！」不停的槍聲讓下來的日軍，個個倒地。

但是整個情況不利我軍，

卓九的兵官傷亡很重，隨身的李指揮官李翰卿不幸

殉國，團部防毒軍官

李寶麟中尉陣亡。

最後總算突圍成功。

卓九的堅毅、沉著、善戰又一次得到證明，

而王小伙的英勇、

大膽、忠實也

引起卓九的注意。

